

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

——长篇小说《大象》读后

张平慧

2021年5月，一群来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热带雨林的野生象北上昆明的新闻热点事件，让云南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那起事件，很多人开始关注云南野生象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并进一步思考人与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作家杨志军创作、云南教育出版社联袂新星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大象》一书，其创作动正是缘起云南野生象北上昆明之旅。但作家并未局限于事件本身进行讲述，而是把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作为背景，通过讲述这个生态系统内人与象爱恨情仇的历史与现实，为读者呈现了热带雨林象关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也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作了精彩的诠释。《大象》一书共12章（含尾声），54.5万字。通读全书，应该说这是一本兼具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它通过故事引导社会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生态观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首先，聚焦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准确锁定故事文本，巧妙故事框架，丰富呈现手段，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场面宏大、恢弘绚丽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画卷。

热带雨林是珍贵的地球资源，以不到地球2%的面积孕育着地球上50%以上生物资源。大象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体型最大的动物，占据着雨林物种最重要的生态位，大象的兴衰预示着热带雨林和雨林生物圈的兴衰，也预示着人类未来生态环境的优劣。所以，作家选择热带雨林作为典型环境，以雨林象群作为切入点来聚焦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应该说抓住了叙述重点。小说开篇，作家就将人象相遇作为矛盾冲突的焦点。缅甸花家族的象因取食悬崖边的植物不慎掉落谷底，植物保护专业的研究生毛管花在结束北回归线探寻之旅的返程途中与身陷谷底的小象相遇，目睹了象切切、象哥哥为救助小象而奋不顾身，却终因崖壁坍塌而导致救援失败。无奈之下，毛管花开始了他的救援行动。救援过程中，小象对他产生了信赖和依恋，为帮助小象回归象群，他带着小象开始走进雨林，走进象群，由此，雨林、象群、保护者、偷猎者诸多人物出场，人与象的恩怨情仇展开了；偷猎者的窥视，救援团队的永不言弃……一系列故事引开，一幅生机勃勃的雨林画卷徐徐打开，一头头活灵活现的大象走进我们的视野——小象凤、象妈妈、象姐姐、小象叶子花、亚成体母象千年健、老母象黑面神、独牙公象、千斤拔头象……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象也站立在我们眼前：毛管花、雨燕、黄鹂、贾海桐、岩成章、虎头兰、召恩、石栗、猪屎豆、地不容……书中每个人物、每头象的塑造都是立体丰满、生动传神的。一直存在着个人与象选择困惑的毛管花，在雨林寻象过程中不仅和雨林、象群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找回了迷茫的自己，找到了爱情。大象医生、章哈（歌手）罗岩岩救助过无数头受伤大象，是所有村寨有口皆碑的大象医生，没想到他的内心因被缅甸花象群伤害而充满仇恨，他一直悄悄追踪寻找缅甸花象群的踪迹，只为完成一场灭绝整个象族的仇杀。最后在生死关头，“大象医生”良知终被唤醒，毅然决然跳入河中，和大家一起用血肉之躯护佑象群安全过桥，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和自身的涅槃。

其次，该书运用多种艺术方法展开叙述，用拟人化的动物叙事、音乐剧的音效、动画片的场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存储，极大地丰富了主题类图书的文学表现力。

作家以最靠近北回归线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作为写作环境，集合调动音乐剧的音效、动画片的场景、诗性语言的绮丽、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存储等多种表现手段，为我们开启了一场生机盎然的雨林神奇之旅。作家笔下的象群、鸟、花草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独特生命体。这种拟人化的动物叙事，使得每头象都会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观察，像人一样倾诉感情、表达思想，人象实现了角色切换，情感沟通，这样更易唤起共鸣与同情，更能引领读者沉浸式地体验大象的喜悦哀乐。阅读该书的过程就是认识雨林生命、与雨林万物交互感应的过程。通过象的叙述，我们了解到了象的困惑、痛苦，体会到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需要，也观察到人象纷争的不同角度，并体会到人象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

然休戚与共、命运攸关的关系本质。该书12个章节，每个章节之前都有序诗作牵引，对章节内容进行展望和烘托，加强了内容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同时，书中核心人物的出场，思想情感的表达交流，常常以唱歌、吟诗、弹唱的方式呈现，如毛管花、雨燕、黄鹂、石栗、虎头兰以“如果大象能听到我们歌唱”的诗歌接龙，不仅烘托氛围，呼应主题，还让故事情节巧妙贯通，彰显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又如大象医生罗岩章，一出场就有歌声，一奔跑就要歌唱，救助大象也唱歌沟通，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大象章哈。就连雨林大象千年健、黑面神也爱听人的朗诵……这些大量穿插文中的诗歌不仅增强了文本叙述的诗性美和韵律感，也真实再现了云南少数民族随时随地唱歌对调的生活场景。

说实话，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阅读《大象》的过程并不流畅，作家笔下的雨林生物实在太多太茂盛了，作为读者，我在阅读时不得不停下来查阅资料，了解这些动植物。通过查阅，我认识了黑胸蜂虎不是蜂，更不是虎，而是一种鸟。大象医生的小竹篓，随时装着治痒痒的中草药白薯、唐菖蒲、五彩芋、黑叶万年青、泉七、螳螂跌打、血竭、花叶败骨草……森林里还长着能储水解渴的水藤。大象爱吃的果子有树菠萝、木奶果、野荔枝、野蒲桃、橄榄果、山李子、野柿子、曼登果……就连小说中的人物和象都爱取个植物命名，如毛管花、虎头兰、贾（假）海桐、石栗、猪屎豆、地不容、凤凰木、千年健、黑面神、千斤拔……阅读的过程就是认识雨林生物、获取过程知识的过程。

再者，《大象》的写作打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主张以爱点亮爱，以生命照见生命，体现了作家对生命、自然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对建立“生命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

热带雨林万物生长，生命律动，演绎雨林精彩。作家笔下的雨林生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成就，早已成为难以割舍的命运共同体，剪不

断，理还乱。然而，曾几何时，人和象也曾经经历了不堪回想的劫难，过度开发和盗猎造成了雨林的殇。为了那些价值连城的象牙，缅甸花家族的3个象哥哥，一个死在偷猎者布设的陷阱尖刺上，一个死在猎人的毒箭下，最后一个也死在偷猎者的枪口下，难忍悲愤、一心为象弟弟报仇的象姐姐紧跟着死在猎人枪口下，巨大灾难让带领象群的象太太很快形销骨立、忧郁而死……庞大的象群一下减员5头，成为一群没有公象的母系象群。“人啊，你们想过象的痛苦吗？你可知道大象的失子之痛一点也不亚于人类孩子的被拐卖被杀害或意外死亡。人啊，好像让别的物种恨才是你们活着的目的，是你们的神圣职责。”而今，经过无数人的持续努力，自然生命开始得到尊重，人象关系由冲突矛盾逐渐走向和谐共生，一切都在悄悄发生变化。“雨林持续着一如既往的爱，树爱着天，草爱着风，枝叶爱着光，花朵爱着蜜蜂，鸟爱着附生，大树爱着‘绞杀’。”小象凤凰木也爱着毛管花，一刻也难以分离，因为小象早把毛管花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跨越寨子的孩子大耳朵相信他的家就是大象的家，因为大象和人类是同一个妈妈。北上流浪的联合象群始终有一支队伍在陪伴、在护驾……一切都充满期待，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北上象群在南返途中因遭遇洪水，保护人用身体支撑激流中的桥墩让象群安全过桥，这时桥体垮塌，无情的洪水卷走救援大象的亲人，大象们悲号着前赴后继跳入河中救援人类。洪水卷走了人也卷走了大象……

小说这样结尾让人出乎意料，一度让我难以接受，总觉得作品怎么在让人看见希望的时候，却又把希望摧毁，令人沮丧。反复品味琢磨，方悟出作者蕴含其中的深义，正如篇末作家所言：“走向死也走向生，是重生，是大地之上的再度崛起，是一次没有翅膀的飞翔，是飞翔中的灵光乍现——又一部人象恩爱史的开始。”好在这是文学，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象群已安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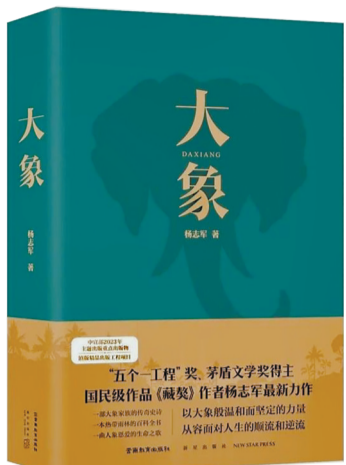
大抵文人雅士或游侠行者都有寻幽访胜、猎奇怪之爱好，所以，一旦听闻盘江之畔有石“形如巨屏，色若丹霞”的时候，杨状元便心生向往，不畏山高路远，急切切寻到盘江红色石壁，惊愕良久，谓为奇观。于是杨状元留下了迄今为止其在临安写下的想象大胆奇特、表达浪漫抒情的一首诗《盘江赤壁》诗曰：

悬崖峭壁插天空，势倾滇南第一雄。一自始皇鞭石后，于今犹带血痕红！

杨状元应邀宿滇南古刹桂林寺一夜，漫步在烛灯香影中，梵门禅境触动了诗情，夜来得诗一首：

梵音妙音海潮音，前心后心皆此心。试问禅伯元无语，白水青岑环指林。

（图为建水福东寺的杨慎石刻像）



五个“工程”奖 茅盾文学奖得主 国家级作品（获奖）作者杨志军最新力作 以大象族群历险记为方法 从森林到人生感悟和哲理 张平慧

断，理还乱。然而，曾几何时，人和象也曾经经历了不堪回想的劫难，过度开发和盗猎造成了雨林的殇。为了那些价值连城的象牙，缅甸花家族的3个象哥哥，一个死在偷猎者布设的陷阱尖刺上，一个死在猎人的毒箭下，最后一个也死在偷猎者的枪口下，难忍悲愤、一心为象弟弟报仇的象姐姐紧跟着死在猎人枪口下，巨大灾难让带领象群的象太太很快形销骨立、忧郁而死……庞大的象群一下减员5头，成为一群没有公象的母系象群。“人啊，你们想过象的痛苦吗？你可知道大象的失子之痛一点也不亚于人类孩子的被拐卖被杀害或意外死亡。人啊，好像让别的物种恨才是你们活着的目的，是你们的神圣职责。”而今，经过无数人的持续努力，自然生命开始得到尊重，人象关系由冲突矛盾逐渐走向和谐共生，一切都在悄悄发生变化。“雨林持续着一如既往的爱，树爱着天，草爱着风，枝叶爱着光，花朵爱着蜜蜂，鸟爱着附生，大树爱着‘绞杀’。”小象凤凰木也爱着毛管花，一刻也难以分离，因为小象早把毛管花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跨越寨子的孩子大耳朵相信他的家就是大象的家，因为大象和人类是同一个妈妈。北上流浪的联合象群始终有一支队伍在陪伴、在护驾……一切都充满期待，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场灾难却突然而至，北上象群在南返途中因遭遇洪水，保护人用身体支撑激流中的桥墩让象群安全过桥，这时桥体垮塌，无情的洪水卷走救援大象的亲人，大象们悲号着前赴后继跳入河中救援人类。洪水卷走了人也卷走了大象……

小说这样结尾让人出乎意料，一度让我难以接受，总觉得作品怎么在让人看见希望的时候，却又把希望摧毁，令人沮丧。反复品味琢磨，方悟出作者蕴含其中的深义，正如篇末作家所言：“走向死也走向生，是重生，是大地之上的再度崛起，是一次没有翅膀的飞翔，是飞翔中的灵光乍现——又一部人象恩爱史的开始。”好在这是文学，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象群已安然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大抵文人雅士或游侠行者都有寻幽访胜、猎奇怪之爱好，所以，一旦听闻盘江之畔有石“形如巨屏，色若丹霞”的时候，杨状元便心生向往，不畏山高路远，急切切寻到盘江红色石壁，惊愕良久，谓为奇观。于是杨状元留下了迄今为止其在临安写下的想象大胆奇特、表达浪漫抒情的一首诗《盘江赤壁》诗曰：

悬崖峭壁插天空，势倾滇南第一雄。一自始皇鞭石后，于今犹带血痕红！

杨状元应邀宿滇南古刹桂林寺一夜，漫步在烛灯香影中，梵门禅境触动了诗情，夜来得诗一首：

梵音妙音海潮音，前心后心皆此心。试问禅伯元无语，白水青岑环指林。

（图为建水福东寺的杨慎石刻像）

娜嬛珍珍

杨状元在建水的诗意栖居

——纪念一代文宗杨升庵入滇500年

罗永昌

状元杨升庵滇南期间，足迹几乎遍布全省，曾多次寓居大理、安宁、高峒、建水等地，并以其细致的观察、精致的感悟和高超的技艺，书写了大量歌咏云南风物的诗文，极大地宣扬了云南的美名。今年是杨升庵入滇500年（1524—2024），我们回顾他在云南留下的文化遗迹和人文风采，以表达对他的纪念和缅怀之情。

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在“大议礼”事件中触怒世宗皇帝的杨升庵被押解到云南永昌（今保山）府，开始了长达35年的流放生涯。期间，他先后6次经过建水，并有两次较长时间停留的记载。寓居建水期间，在临安府阿迷州进士王廷表和临安府建水州进士叶瑞的陪同下，杨升庵寄情山水，寻幽访胜，折柳小桂湖，留连福东寺，得于暂时忘却自己充军的身份和戍居的时光，沉浸在诗词唱和，晨昏相伴的雅集里。

当年，为了纪念三人的际遇情缘，叶瑞在建水地方上邀请能工巧匠按三人真容塑像。塑像高30厘米，形象传神生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三位诗人在滇南小城建水的诗意人生，为后人留下不少传奇佳话。

某日，杨升庵与叶瑞、王廷表三人外出寻幽访胜，途中忽遇天上乌云滚滚，地上尘土飞扬，树叶飘落，沙沙作响。不知是谁提出：“如此风景，何不来一首诗？”随后便约定，以“天地江山”为题各出一句，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天地江山》联句诗：

满天乌云去奔东，（杨）地下尘土起半空；（叶）
长江后浪追前浪，（王）山中树木响韵空。（杨）

野马村，一个从通海来往建水驿路上的小村庄，上通海，下建水，风雨兼程，步履匆匆，杨升庵曾数次经过这个地方。鸡鸣狗吠，炊烟袅袅，这里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小村庄，但在动了诗情的状元公眼里，却是兼有诗和远方的一个美好存在。于是一首《野马村》诗便从心中涌出：

野马村头晚晚霞，日光穿漏水明沙。登坡下见村农社，麦垄青青界画斜！

大抵文人雅士或游侠行者都有寻幽访胜、猎奇怪之爱好，所以，一旦听闻盘江之畔有石“形如巨屏，色若丹霞”的时候，杨状元便心生向往，不畏山高路远，急切切寻到盘江红色石壁，惊愕良久，谓为奇观。于是杨状元留下了迄今为止其在临安写下的想象大胆奇特、表达浪漫抒情的一首诗《盘江赤壁》诗曰：

悬崖峭壁插天空，势倾滇南第一雄。一自始皇鞭石后，于今犹带血痕红！

杨升庵应邀宿滇南古刹桂林寺一夜，漫步在烛灯香影中，梵门禅境触动了诗情，夜来得诗一首：

梵音妙音海潮音，前心后心皆此心。试问禅伯元无语，白水青岑环指林。

（图为建水福东寺的杨慎石刻像）

新书架

“中国乡愁文化书系·永仁文化丛书”出版

由永仁县文联编辑出版的“中国乡愁文化书系·永仁文化丛书”日前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24年1月版）。该丛书由《从伽陀馆到阳光城》（文芳聪著）《坪子长歌》（刘修苑、唐永贤著）《魅力傣乡》（陶光德、李习清编著）《阳光的味道》（石永祥著）《赛装之源》（李跃慧著）《林果飘香》（冯自科著）和《幸福沃土》（邓天星著）7本书组成，以乡镇为单元，以乡愁为引领，深入浅出地写出了永仁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民族风情、非遗传承、农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丛书联系实际，篇幅适宜，设计新颖，文字质朴，图文并茂，是一套了解、宣传永仁的精品读物。

该丛书全部由永仁当地作者撰写，作者们通过深入基层、查阅史书、研读报



张愈光（本名张含）、蓝玉夫（本名蓝玉），曾与杨升庵在京城为官，是其在永昌府的好朋友，寓居永昌府期间二人也十分地关照他。杨升庵暮年，从建水返昆明，夜宿建水州曲江驿站，至晚，心情惘然，浮想联翩，遥望西南，思念两位好友。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后起坐，便赋诗一首，名为《曲江驿梦张愈光蓝玉夫》。诗曰：

驿亭凉夜何所梦？梦我良朋蓝与张。不知旅泊滇海曲，犹记豪游燕市傍。停云披雾各万里，离群索居今几霜？相思安得假羽翼，与君上下同栖翔。

此外，杨升庵在建水寓居期间，还创作有《孟春与叶桐岗王钝庵于郊即事》《临安春社行》《临安除夕》《过曲江》《曲江温泉》《箫口诗》《刘都察阮表》《四贤祠记》等一些优秀的诗文，抒发他对临安这一“诗书郡，礼乐邦”的赞美和眷恋之情。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代文宗杨升庵在建水留下的众多诗文，已成为建水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瑰宝，他当年行吟挥毫的地方——小桂湖和福东寺，已经成为建水古今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他的风骨气质和声名才华被建水历朝历代官员文人所称道。清代四川人吴昌祀（书“小桂湖”匾者）、清代临安知府贺宗章（石刻杨慎像）、清代滇南兵备道沈寿榕以及原国家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等人，来到建水都要去福东寺拜谒缅怀，为杨升庵或写诗撰文，或题字书匾，纷纷表达对杨升庵的钦佩赞颂之情。杨升庵已成为了建水历史文化天空的一道美丽彩虹，拜读他的诗歌，追溯他的足迹，感受他的情怀，赞叹他的人生，你不得不赞叹，他以顽强的意志、广博的胸襟，把滇成生活过成了诗词唱和旷达散淡的诗意人生，正如清末云南著名文人陈荣昌曾题书建水福东寺缅怀杨升庵所撰的那副对联所说的那样：“胜地转庐江，画成烟雨楼台，剩一片夕阳芳草，看新都公子行吟处；喜月到天涯，人在莲花世界，趁此际香温茶热，记茂淑先生得意时。”

（图为建水福东寺的杨慎石刻像）

新书快递

《旋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出版



龙美光编著《旋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上下册）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2024年4月版）。

该书以“旋花巷三号”这一与西南联大紧密关联的昆明历史地名为主线，从梅贻琦、胡适、张伯苓、蒋梦麟、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名家所写的200余封书信出发，贯连起丰富的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原始文献，从历史细节勾勒了西南联大师生以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为使命，在办学、教学、学术、事件、人物、生活、情感等多方面鲜为人知的历史风貌，从不同维度呈现出丰富多姿、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独特的学府风景，是一部书信中的西南联大办学史、学术史、生活史和心灵史。书中还披露了一批珍贵的老照片、实物、证照、书信墨迹的珍贵史料。

龙美光系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潜心西南联大文献史料搜集整理20年，编有“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丛书9卷本，主编有《西南联大·呈贡记忆》。

郑千山

云岭阅读

寂寞中包裹的光芒

——读诗集《落花引》

王焱

要多少雪，才能挡住一场冬天
要多少脚印才可以遮蔽这个世界
……

冬日捧读朱江诗集《落花引》（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版），总有围炉取暖的惬意与酣畅。我与诗人朱江因为诗歌“相识”多年，至今未曾谋面。与大多数诗歌写作者们一样，这些年，我们都是通过文字去感知平行时空里“他”（她）的“另一种生活”。

陌生，又不陌生。同乘一辆飞驰的列车，我们都有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摔打与劳顿，重负与疲惫。但是，假如我没有离开三尺讲台，没有离开校园的“象牙塔”，遭遇“外面的世界”的碰撞，去质疑、去拒绝、想、慢热的我不学会遇到诗歌，更不会在相对纯净的“教学环境”中发现诗歌的柔软、坚守诗歌的阵地。在“温吞”的生活舒适区里，慵懒的我更不会像诗人朱江一样持之以恒攀爬文学的精神高峰。“诗歌是一个漏洞，任凭我们走/任凭鸟雀飞，怎么也填不满。”诗集《落花引》里，是诗人与生命体验的相遇，有中年的沉静、人生的释怀，也有灵魂的叩问，既是命运性的，也是诗人自觉的性灵抒写、独立、呈现。历经千帆后选择独处，剥开寂寞中包裹的光芒。

《落花引》共153首153首诗，短诗居多。众所周知，诗歌越短，要求的密度越大，“一首成功的短诗不比创作一首长诗容易，长诗可以藏拙，短诗则字字都为整体服务。”（远人《揭示物与人的本质——读德里克·沃尔科特〈力量〉》）

让风把内心的骨抽去
让花瓣一瓣瓣地把自己掰开

在枝上开够了，注定要在地上再开一次
每一朵花都是美的，就像一个人
一棵树上的花，一生都在飘零
而花瓣，飘落一次用掉一生

这首《落花引》只有短短6行，由秋日狂风吹落的，耗尽所有力气追逐、凋零的落花，层层递进推花及人。如果飘零注定是花与人共同的宿命，那么每一片花瓣的坠落无疑都是一次拆解，缓慢而淡定地死亡。在此中，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哪怕岁月抽去了花扶物的“骨”，她第一次生命是心甘情愿地“盛开”，在枝头；第二次生命仍以“掰开”自己的方式，洋洋洒洒不计得失无怨无悔地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场、及物、深入，三者兼而有之，简洁凝练，富有诗性的哲学，韵味深长。诚然，无所谓篇幅长短，诗歌写作始终要求的是视野，既指向外在也指向内心。

诗人在出租屋里写诗，逼仄的环境里，一桌一椅，身后还有令人艳羡的两面墙的黑胡桃木书柜，堆叠得整整齐齐的书本。

他总是远离闹市的喧嚣，把自己置放在生活的最深处，观察纷繁的事项的同时审慎地思索自身的存在。从目之所及的叶子、树、雪、河流、花草、石头开始心灵的探索，笔下的他们既是纷繁多元“我”之外的“他物”，“另一个我”的替身；也是具有多种生命状态的“此在”，例如，《树》《山坡上的树》《槐树》《香樟树》《德隆李树》《风中的树》以及独一无二《镇雄的香樟树》。“那些山坡上/不停向天空爬行的树”（《树》）“是比房子还低”的“我”之所见，而当三十多年过去，“那棵树还长在我记忆的槐树路”（《槐树》），日常的我、精神的我和往昔的我相互重叠，树的精魄、树的求索、树的孤独同时也是我的、我们的。

安心写诗且有所为者，一定是具备了特殊视力和听觉的人，并能时时以耳朵唤醒眼睛。古老的香樟树虽然被砍倒，供养在省城内，但根一直是深深扎根入镇雄这片土地的，“现在，小香樟树的叶子正在做梦/从一千多年的枝干下落”（《镇雄的香樟树》），多少奔跑的树呀。“只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连

根拔起”（《风中的树》）。爱的深沉，故而增添了几多“忧虑”。

诗性肌质的语言揭开了生活与世界的真相，一边是迁徙、新生、希望，一边是怀念、死亡、忧惧，诗人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从所见所闻和个人所思所感中晶莹剔透地释放、袒露，更可贵的是“演示了抵达独特真实的过程”，这正是诗歌存在的价值和真谛。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做派”，而是近乎生命的本能诉求，是来自对生命与实践的感悟和人生经验的沉淀。

诗人的敏感见之于晚霞、黄昏、倒影、漩涡，甚至于普通的物什，例如钉子、豆子、麦子。诗人的洒脱又见之于个别诗歌标题的“随性”，例如《还有……》《最后……》《一年一度……》，读之于此，让我想起评论家霍俊明曾说过，“诗人有必要通过甄别、判断、调节、校正、指明和见证来完成涵盖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诗人很偏爱“引”的体式，例如，《秋风引》《季节引》《菜花引》《止咳引》《微笑引》《梨花引》《落花引》等。“歌、行、吟、引”原是古代乐府民歌的体式，音节和格律较自由，不讲究平仄和对仗，“歌”和“行”多为叙事，篇幅较长，“吟”和“引”多为抒情，篇幅较短。朱江的诸多“引”诗中，有融古于今的韵味。秋风过处，“不经意间，有些东西从身边跑过”（《秋风引》），露珠、叶片甚至新挖出的土地准备出的“卑贱”的小菜，轻描淡写中，是诗人更大的体贴和慈悲。这是更为厚重的“光芒”。

“其实，我们要寻找的光明就在身边……让月光抱得更紧/让光明隐藏得更深”（《光明》）。《落花引》中，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精神的“呼吸”与思想的“独舞”，这样“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被严沧浪认为正是诗之“上也”，值得一读再读。